瀟湘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瀟湘錄

《文獻通考/卷二百十五》：「陳氏曰：唐校書郎李隱撰，《館閣書目》云爾。《唐志》作柳詳，未知《書目》何據也。」

金蝦蟆

高宗承祧後，多患頭風，召醫於四方，終不得療。有一宮人忽自陳，世業醫術，請修合藥餌，高宗初未之信，及堅論奏，遂令宦者監之修其藥。宮人開坎作藥爐，比藥中有燒香者，穿地方深一二尺，忽有一蝦蟆跳出，如黃金色，背上有朱書「武」字。宮人不敢匿其事，乃進於高宗，不曉其兆，遽命棄於後苑內。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，方深一尺，復得前金色蝦蟆，又聞於上，上惡之。以為不祥，命殺而棄之，至夜，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。〈《說郛》卷三三〉

老父賣藥

則天末年，益州有一老父，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，得錢即轉濟貧乏，自常不食，時即飲淨水。如此經歲餘，百姓賴之，有疾得藥者，無不愈。時或自遊江岸，凝眺永日，又或登高引領，不語永日。每遇有識者，必告之曰：「夫人一身，便如一國也。人之心即帝王也，傍列髒腑，即內府也，外張九竅，即外臣也，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，又何異君亂於上，臣下焉可止之！但凡欲身之無病，必須先正其心，不使氣索，不使狂思，不使嗜欲，不使迷惑，則心無病。心既無病，則內輔必堅髒腑，雖有病不難療之也。外之九竅，亦無由受病也。況藥有君有臣，有佐有使，或攻其病，君先臣次，然後用佐用使，自然合其宜。加以佐小不當其用，心自亂也，又何能救病！此又國家任人也。老夫常以此為念，每見愚者一身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使九竅之邪，總納其病，以至於良醫自逃，名藥不效，猶不自知治身之病後時矣。悲夫，士君子記之！」忽一日獨詣錦江，解衣淨浴，探壺中，惟選一丸藥，自吞之，謂眾人曰：「老夫謫罪已滿，今卻歸島嶼。」俄化

為一白鶴去，其衣與藥壺，並沒於水，求尋不得。〈《說郛》卷三三〉

定亂案

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，性敏慧，林甫憐之。忽一日，猝然而死，經宿復蘇，林甫問之曰：「死時到何處？見何事？因何卻得生也？」奴曰：「死時固不覺其死，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，有似君上，方潛窺之，遽有數人者走來擒去，去之一峭拔奇秀之山，俄及一大樓下，須臾，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：『且立於此聽鈞旨。』見殿上卷一珠翠簾，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，似剸斷公事，殿前東西立杖衛約千餘人。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，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，及祿山後相次三朝，亂主兼同時將相悖亂，貴人敕定亂案。殿上人問朱衣曰：『大唐君隆基，君人之數雖將足，壽命之數未足，何如耶？』朱衣曰：『大唐之君奢侈，不節儉，本合折數，但緣不好殺，有仁心，故壽命之數在焉。』又問曰：『安祿山之後，數人僭為偽主，殺害黎元，當須速止之，無令殺人過多，以傷上帝心，慮罪及我府，事行之時，當速止之。』朱衣奏曰：『唐君紹位臨御以來，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。據期運推遷之數，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，至於廣害黎元，必至傷上帝心也。』殿上人曰：『宜速舉而行之，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。』又謂朱衣曰：『宜便先追取李林甫、楊國忠也。』朱衣一一受命而退。俄頃，有一朱衣捧文簿至，奏『大唐君第六朝天子復位，及佐命大臣文簿。』殿上人曰：『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，方得天下，治到今日，復亂也。雖嗣王復位，乃至於末代，終不治也。』謂朱衣曰：『但速行之。』朱衣奏訖，又退。及將日夕，忽殿上又一小兒急喚蒼璧，令對見，蒼璧方仔細見殿上一人，坐碧玉案，衣道服，戴白玉冠，謂蒼璧曰：『當卻回，寄語李林甫，速來歸我紫府，應知人間之苦也。』蒼璧即得放回。」林甫知必不久將亂矣，遂潛恣酒色焉。〈《說郛》卷三三〉

白鳳銜書

楊貴妃晝寢驚覺，見簾外有雲氣氤氳，令宮人視之，見白鳳銜書一有似詔敕，自空而下，立於寢殿前。宮人白貴妃，起而熟視，遂命焚香，親授其書，命宮嬪披讀，其文曰：『敕謫仙子楊氏，爾居玉闕之時，常多傲慢，謫塵寰之後，轉有驕矜，以聲色惑人君，以寵愛庇族屬，內則兼夫人備位，外則使國忠秉權，殊無知過之心，顯有亂時之跡。比當限滿，合議復歸，其如罪之更深，法不可貸，專茲告示，且與沉淪，宜令死於人世。』貴妃極惡之，令宮闈間切秘此事，亦不聞於上。其鳳飛去，其書藏於玉匣中，三日後，忽失之。〈《說郛》卷三三〉

胡亂之訐

天寶年中，楊國忠權勢漸高，四方奉貢珍寶，莫不先獻之，豪富奢華，朝廷間無敵。忽有一婦人自投其宅，請見國忠，閽人拒之，婦人大叫，言於閽人曰：「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，爾何艱阻我！若不見得楊公，我當令火發，盡焚楊公宅。」閽人懼，遂告國忠，國忠甚驚，遽召見婦人，婦人見國忠曰：「公為相國，何不知否泰之道耶？公位極人臣，又聯國戚，名動區宇亦已久矣，奢佚不節，德義不修，壅塞賢路，諂媚君上又久矣。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，不以社稷為念，賢與愚不能判，但納賄於門者，爵而祿之，大才大德之士，伏於林泉，不一顧錄。以恩付兵柄，以愛使民牧。噫！欲社稷安而保家族，必不可也。」國忠大怒，問婦人曰：「汝自何來？何造次觸犯宰相，不懼死罪也？」婦人曰：「公自不知有死罪，翻以我為死罪。」國忠極怒，命左右欲斬之，婦人忽復自滅，國忠驚疑未久，又復立於前，國忠問曰：「是何妖耶？」婦人曰：「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，將被一匹夫傾覆，公不解為宰相，雖處輔佐之位，無輔佐之功。公一死，小事爾，可痛者，國朝自此弱滅，幾不保其宗廟，亂將至矣，胡怒之耶？我來白於公，胡多事也？我今欲退，胡有公也？公胡死也？民胡災也？」言訖，笑而出，令人逐之，不見。後至祿山起兵，方悟胡字焉。〈《說郛》卷三三〉

犬妖

杜修已者，趙人也，善醫術，其妻即富人薛氏之女也，性淫佚。修己家養一白犬，甚愛之，每與珍饌食。後修己出，其犬突入室內，欲齒修己妻薛氏，仍似有奸私之心，薛氏因怪而問之曰：「爾欲私我耶？若然，則勿齒我。」犬即搖尾，登其床，薛氏懼而私與其犬通，不異於人。邇後，每修己出，必奸淫無度。忽一日，方在室內同寢，修己自外入，見之，因欲殺犬，犬走出，修己怒，出其妻，薛氏歸薛贇。後半載，其犬忽突入薛贇家，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，家人趕奪之不得，不知所之。犬攜薛直入恒山潛之，每至夜，即下山竊所食之物，晝則守薛氏。經一年，薛孕，生一男，雖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，薛氏隻於山中撫養之。又一年，其犬忽死，薛氏抱子迤退出山，入冀州乞食，有知此事者，遙詣贇家以告，薛贇遽令家人取至家。其所生子，年十七，形貌醜陋，性復凶惡，每私走出作盜賊，或旬餘，或數月即還家。薛贇患之，欲殺之，薛氏乃泣謂其子曰：「爾是一白犬之種也，幼時我不忍殺爾，爾今日在他薛家，豈合更不謹？若更私出外為賊，薛家人必殺爾，實恐爾累及他，當改之。」其子大號泣而言曰：「我稟犬之性，而生也無人心，好殺為賊，自然耳，何以我為過？薛贇能容我，即容之，不能容我，即

當與我一言，何殺我耶？母當自愛，我其遠去，不復來矣。」薛氏堅留之，不從，乃謂曰：「去即可，何不時來一省我也？我是爾之母，爭忍永不見也。」其子又號泣而言曰：「後三年，我復來耳。」攜劍拜母而去。又三年，其子領群賊盜千餘人至門，自稱曰：「我，將軍。」即入拜母，後令群盜盡殺其薛贊家屬，惟留其母，焚其宅，攜母而去。〈《說郛》卷三三〉

貞元末布衣

貞元末，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，吟詠以求酒飲，至夜，多酣醉而歸，旅舍人或以為狂，寄寓半載。時當素秋，風肅氣爽，萬木凋落，長空寥廓，塞雁連聲，布衣忽慨然而四望，淚下沾襟，一老叟怪而問之，布衣曰：「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，每見春日煦，春風和，花卉芳菲，鸚歌蝶舞，則不覺喜且樂。及至此秋也，未嘗不傷而悲之也，非悲秋也，悲人之生也，韶年即宛若春，及老耄即如秋。」因朗吟曰：「陽春時節天地和，萬物芳盛人如何。素秋時節天地肅，榮秀叢林立衰促。有同人世當少年，壯心儀貌皆儼然。一旦形羸又發白，舊遊空使淚連連。」老叟聞吟是詩，亦泣下沾襟。布衣又吟曰：「有形皆朽孰不知，休吟春景與秋時。爭如且醉長安酒，榮華零悴總奚為。」老叟乃歡笑，與布衣攜手同醉於肆。後數日，不知所在，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八三〉

襄陽老叟

唐並華者，襄陽鼓刀之徒也。嘗因遊春，醉臥漢水濱，有一老叟叱起，謂曰：「觀君之貌，不是徒博耳。我有一斧與君，君但持此造作，必巧妙通神，他日慎勿以女子為累。」華因拜受之。華得此斧後，造飛物即飛，造行物即行，至於上棟下宇，危樓高閣。固不煩餘刃。後因遊安陸間，止一富人王枚家，枚知華機巧，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。工華，枚盡出家人以觀之。枚有一女，已喪夫而還家，容色殊麗，罕有比倫，既見深慕之，其夜乃窬垣竊入女之室，其女甚驚，華謂女曰：「不從，我必殺汝。」女荏苒同心焉。其後每至夜，竊入女室中，他日枚潛知之，即厚以賂遺遣華，華察其意，謂枚曰：「我寄君之家，受君之惠已多矣，而復厚賂我，我異日無以為答。我有一巧妙之事，當作一物以奉君。」枚曰：「何物也，我無用，必不敢留。」華曰：「我能作木鶴，令飛之，或有急，但乘其鶴，即千里之外也。」枚既嘗聞，因許之。華即出斧斤，以木造成飛鶴一雙，唯未成其目，枚怪問之，華曰：「必須君齋戒，始成之能飛，若不齋戒，必不飛爾。」枚遂齋戒。其夜，華盜其女，俱乘鶴而歸襄陽。至曙，枚失女，求之不獲，因潛行入

襄陽，以事告州牧，州牧密令搜求，果擒華。州牧怒，杖殺之，所乘鶴亦不能自飛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八七〉

瀚海神

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，貞觀初，每至日夕，既有鬼兵萬餘，旗幡鮮潔，闐繞此塚，須臾，塚中又出鬼兵數千，步騎相雜，於塚傍力戰，夜即各退。如此近及一月，忽一夕，復有鬼兵萬餘，自北而至，去塚數里而陣，一耕夫見之驚走，有一鬼將，令十餘人擒之至前，謂曰：「爾勿懼，我瀚海神也，被一小將竊我愛妾，逃入此塚中，此塚張公，又惜之兵士，與我力戰。我離瀚海月餘，未獲此賊，深憤之。君當為我詣此塚告張公，言我自來收叛將，何乃藏之塚中，仍更借兵拒我，當速逐出。不然，即終殺爾。」仍使兵百人，監此耕夫往，耕夫至塚前，高聲傳言。良久，塚中引兵出陣，有二神人，並轡而立於大旗下，左右劍戟如林，遽召此耕夫前，亦令傳言曰：「我生為銳將三十年，死葬此，從我者步騎五千餘，盡皆精強。令有爾小將投我，我已結交有誓，不可不借助也。若堅欲與我力爭，我終敗爾，不使爾得歸瀚海。若要且保本職，當速回。」耕夫又傳於瀚海神，神大怒，引兵前進，令其眾曰：「不破此塚，今夕須盡死於塚前。」遂又力戰，三敗三復，戰及初夜，塚中兵敗，生擒叛將，及入塚，獲愛妾，拘之而回，張公及其眾，並斬於塚前，縱人焚塚，賜耕夫金帶。耕夫明日往觀，此塚之火猶未滅，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九七〉

張安

玄宗時，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，令立祠祀之。江州有張安者，性落拓不羈，有時獨醉，高歌市中，人或笑之，則益甚，以至於手舞足蹈，終不愧恥。時或冠帶潔淨，懷刺謁官吏，自稱浮生子，後忽無疾而終，家人既葬之。每至夜，其魂即謁州牧，求立祠廟，言詞慷慨，不異生存。時李玄為牧，氣直不信妖妄，及累聞左右啟白，遂朝服而坐，召問之，其魂隨召而至，玄問曰：「爾已死，何能復化如人，言詞朗然，求見於餘。得何道致此，必須先言，餘即與爾議祠宇之事。」其魂曰：「大凡人之靈，無以尚之，物之妖怪，雖竊有靈，則雲與泥矣。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，方能成形，故人麵負五嶽四瀆之相，頭象天之圓，足象地之方，自有智可以料萬事，自有勇可以敵百惡，又那無死後之靈耶？況浮生子生之日，不以生為生，死之日，不以死為死，其生也既異於眾，其死也亦異於眾生。於今日聞使君之明，遇天子之恩，若不求一祠，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，幸祥而念之。設若廟食自使君也，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，又足以見人

間貪生惡死之非也。」州牧曰：「天子立前代之功臣、烈士、孝女、貞婦之祠者，示勸戒，欲後人仿效之，苟立祠於爾，不知以何使後人仿效耶？」魂曰：「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，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，高尚於功烈孝貞也。」州牧無以屈。命私立祠焉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〇一〉

王常

王常者，洛陽人。負氣而義，見人不平，必手刃之，見人饑寒，至於解衣推食，略無難色。唐至德二年，常入終南山，遇風雨，宿於山中，夜將半，雨霽，月朗風恬，慨然四望而歎曰：「我欲平天下禍亂，無一人之柄以佐我，無尺土之封以資我，我欲救天下饑寒，而衣食自亦不充。天地神祇福善，顧不足信。」言訖，有神人自空中而下，謂常曰：「爾何為此言？」常按劍良久曰：「我言者，平生誌也。」神人曰：「我有術，黃金可成，水銀可化，雖不足平禍亂，亦可濟人之饑寒，爾能授此術乎？」常曰：「我聞此乃是神仙之術，空有名，未之睹也。徒聞秦始漢武好此道，而終無成，隻為千載譏誚耳。」神人曰：「昔秦皇漢武帝王也，處救人之位，白有救人之術而不行，反求神仙之術，則非也。爾無救人之位，而欲救天下之人，固可行此術。」常曰：「黃金成，水銀化，真有之乎？」神人曰：「爾勿疑，夫黃金生於山石，其始乃山石之精液，千年為水銀，水銀受太陰之氣，固流蕩而不凝定，微偶純陽之氣合，則化黃金於倏忽也。金若以水銀欲化黃金，不必須在山即化，不在山即不化，但偶純陽之氣合，即化矣。君當受勿疑。」常乃再拜，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，常跪受之，神人戒曰：「異日當卻付一人，勿輕授，勿終秘，勿授之以貴人，彼自有救人之術，勿授之以不義，彼不以饑寒為念。濟人之外，無奢逸，如不然，天奪爾算。」常又再拜曰：「願知何神也。」神人曰：「我山神也。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，今遇爾義烈之人，是付爾。」言訖而滅。常得此書讀之，成其術，爾後多遊曆天下，以黃金賑濟乏絕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〇三〉

喬龜年

喬龜年者，善篆書，養母甚孝。大曆中，每為人書大篆字，得錢即供甘旨，或見母稍失所，必仰天號泣，自恨貧乏。夏月，因自就井，汲新水奉母，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，立於井傍，謂龜年曰：「君之貧乏，自前定也，何每因母稍失所，必號泣訴天也。」龜年疑是神靈，遂拜而對曰：「餘常恨自不能取富貴，以豐侍養，且母年老，而旨甘每闕，雖不憚勤苦於傭筆，其如所得資助，不足以濟，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。」神人曰：「君之孝已極，上天知之矣。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，天之賜也。」言訖而滅，龜年乃取

之，得錢一百萬，每建珍饌以奉母，仍多不出遊貴達門。後三年，母亡，龜年號慕幾滅性，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，復又貧乏。累年，因閑步，至先得錢之井，悵然而言曰：「我往日貧，天賜我錢，今日貧，天不賜之，若天以我為孝子以賜我，豈今日我非孝子耶？」俄而神人復自井躍出，謂龜年曰：「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，故賜爾錢，以為甘旨，非濟爾貧乏。今日無旨甘之用，那得恨也，若爾，則昔日之意不為親，乃為己也。」龜年驚愕慚懼，復遂再拜，神人又曰：「爾昔者之孝，聞於上天，今日之不孝，亦聞上天也。當自驅馳，不然，則凍餒而死。今日一言，罪已深矣，不可追也。」言訖復滅，龜年果貧困而卒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〇四〉

魏徵

鄭國公魏徵，少時好道學，不信鬼神。嘗訪道至恒山，將及山下，忽大風雪，天地昏暗，不能進，忽有道士，策青竹杖，懸《黃庭經》，亦至路次，謂徵曰：「何之？」徵曰：「訪道來此，為風雪所阻。」道士曰：「去此一二里，予家也，可一宿會語乎？」徵許之，遂同行，至一宅，外甚荒涼，內即雕刻，延徵於深閣，對爐火而坐，進以美酒嘉肴，從容論道，詞理博辨，徵不能屈。臨曙，道士言及鬼神之事，徵切言不能侵正直也，道士曰：「子之所奉者仙道也，何全誣鬼神乎？有天地來有鬼神，夫道高則鬼神妖怪必伏之，若奉道自未高，則鬼神妖怪，反可致之也，何輕之哉！」徵不答，及平旦，道士復命酒以送徵，仍附一簡，達恒山中隱士。徵既行，尋山路，回顧宿處，乃一大塚耳，探其簡，題云：「寄上恒山神佐。」徵惡之，投於地，其簡化一鼠而走，徵自此稍信鬼神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二七〉

李勣女

貞觀元年，李勣愛女卒，葬北邙，使家僮廬於墓側。一日，女子忽詣家僮曰：「我本不死，被大樹之神竊我。今值其神出朝西嶽，故得便奔出，知爾在此，是以來。我已離父母，復有此辱恥，不可歸，幸爾匿我，我能以致富報爾。」家僮駭愕，良久乃許，遂別置一室，其女或朝出暮至，或夜出曉來，行步如風。一月後，忽攜黃金十斤以賜，家僮受之，出賣數兩，乃民家所失。主者執家僮以告，洛陽令推窮其由，家僮具述此事，及追取，比女已失，其餘金盡化為黃石焉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二八〉

梁守威

唐肅宗時，安史之黨方亂，邢州正在賊境，刺史頗有安時之志。長安梁守威者，以文武才辨自負，自長安潛行，因往邢州，欲說州牧。至州西南界，方夜息於路傍古墓間，忽有一少年手攜一劍亦至，啁問守威曰：「是何人？」守威曰：「我遊說之士，欲入邢州說州牧，令立功報君。」少年曰：「我亦遊說之士也。」守威喜而揖，共坐草中，論以世亂，少年曰：「君見邢牧，何辭以說？」守威曰：「方今天子承祧，上皇又存，佐國大臣，足得戮力同心，以盡滅醜類，故不假多辭，邢牧其應聲而奉我教也，可謂乘勢因時也。」少年曰：「君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今太子傳位，上皇猶在，君以為天下有主耶，有歸耶？然太子至靈武，六軍大臣推戴，欲以為天下主，其如自立不孝也，徒欲使天下怒，又焉得為天下主也。？若太子但奉行上皇，而征兵四海，力剪群盜，收復京城，唯撫而輯之，爵賞軍功，亦行後而聞之，則不期而大定也。今日之大事已失，卒不可平天下。我未聞自負不孝之名，而欲誅不忠之輩者也。欲安天下，寧群盜，必待仁主得位。君無說邢牧，我若可說，早已說之。」守威知少年有才略，因長歎曰：「我何之，昔劉琨聞天下亂而喜，我今遇天下亂而憂。」少年乃命行，詣一大林，及達曙，至林下，見百餘人，皆擐甲執兵，乃少年之從者。少年索酒饌，同歡話而別，謂守威曰：「我授君之一言，君當聽之，但回長安，必可取爵祿也。太子新授位，自賤而貴者多矣。關內亂之極也，人皆思治願安，君但以治平之術教關內諸侯，因依而進，何慮不自立功耶？」守威拜謝而回，才行十步已來，顧之不見，乃卻詣林下訪之，唯見壤墓甚多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三五〉

張

代宗時，河朔未寧，冠賊劫掠。張者，恒陽人也，因出遊被掠，其後亦自聚眾，因殺害行旅，而誓不傷恒陽人。一日，引眾千人至恒陽東界，夜半月明，方息大林下，忽逢百餘人，列花燭，奏歌樂，與數婦人同行，見，遙叱之曰：「官軍耶？賊黨耶？」左右曰：「張將軍也。」行人曰：「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，又何軍容之整，士卒之整也？」左右怒，白，請殺之，因領小將百人與戰，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，合戰多傷士卒。怒，自領兵直前，又數戰不利，內一人自稱幽地王，得恒陽王女為妻，今來親迎。此夜靜月下涉原野，欲避繁雜，不謂偶逢將軍，候從無禮，方叱止之。因不犯將軍之怒，然素聞將軍誓言，不害恒陽人，將軍幸不違言，以恒陽之故，許舍之。乃曰：「君輩皆舍，婦人即留。」對曰：「留婦人即不可，欲鬥即可。」又入戰，復不利，欲退，左右皆憤怒，願死格，遂盡出其兵，分三隊更鬥，又數戰不利，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，懼，乃力止左右。獨退而問曰：「君兵士是人也？非人也？何不見傷？」幽地王笑言曰：「君為短賊之長，行不平之事，而復欲與我陰軍競力也。」方下馬再拜，又謂曰：「安祿山父子

死，史氏僭命。君為盜，奚不以眾歸之，自當富貴。」又拜曰：「我無戰術，偶然賊眾推我為長，我何可佐人？」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，以授之而去。得此書，頗達兵術，尋以兵歸史思明，果用之為將，數年而卒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三七〉

呼延冀

咸和中，呼延冀者，授忠州司戶，攜其妻之官，至泗水，遇盜，盡奪其財物，乃至裸形。冀遂與其妻於路傍訪人煙，俄逢一翁，問其故，冀告之，老翁曰：「南行之數里，即我家，可與家屬暫宿也。」冀乃與老翁同至其家，入林中，得一大宅，老翁安存於一室內，設食遺衣，至夜深，親就冀談話，復具酒肴，曰：「我家唯有老母，君若未能攜妻去，欲且留之，伺到官再來迎，亦可。我見君貧，必不易相攜也。」冀思之良久，遂謝而言曰：「丈人既憫我如是，我即以心素托丈人。我妻本出官人也，能歌，仍薄有文藝，然好酒，多放蕩，留之後，幸丈人拘束之。」老翁曰：「無憂，但自赴官。」明日，冀乃留妻而去，臨別，妻執冀手而言曰：「我本與爾遠涉川陸，赴一簿官，今不期又留我於此，君若不來迎我，我必奔出，必有納我之人也。」泣淚而別。冀到官，方謀遠迎其妻。忽一日，有達一書者，受之，是其妻書也，其書云：「妾今自裁此書，以達心緒，唯君少覽焉。妾本歌妓之女也，幼入宮禁，以清歌妙舞為稱，固無婦德婦容，及宮中有命，掖庭選人，妾得放歸焉。是時也，君方年少，酒狂詩逸，在妾之鄰，妾既不拘，君亦放蕩，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，遽以禮娶妾。妾既與君匹偶，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，每念花間同步，月下相對，紅樓戲謔，錦闈言誓，即不期今日之事也，悲夫！一何義絕，君以妾身，棄之如屣，留於荒郊，不念孤獨。自君之官，淚流莫遏，思量薄情，妾又奚守貞潔哉！老父家有一少年子，深慕妾，妾已歸之矣。君其知之。」冀覽書擲書，不勝憤怒，遂拋官至泗水，本欲見老翁及其妻，皆殺之，訪尋不得，但見一大塚，林木森然。冀毀其塚，見其妻已死在塚中，乃取屍祭，別葬之而去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四四〉

安鳳

安鳳，壽春人，少與鄉里徐侃友善，俱有才學，本約同遊宦長安。侃性純孝，別其母時，見母泣涕不止，乃不忍離。鳳至長安，十年不達，恥不歸，後忽逢侃，攜手敘闊別，話鄉里之事，悲喜俱不自勝，同寓旅舍數日，忽侃謂鳳曰：「我離鄉一載，我母必念我，我當歸。君離鄉亦久，能同歸乎？」鳳曰：「我本不勤耕鑿，而誌切於名宦，今日遠離鄉國，索米於長安，無一公卿知，十年之漂蕩，大丈夫之氣概，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鄉之人也！」因泣謂侃曰：「君自當寧親，我誓不達不歸矣。」侃留詩曰：「君寄長安久，

恥不還故鄉。我別長安去，切在慰高堂。不意與離恨，泉下亦難忘。」鳳亦以詩贈別曰：「一自離鄉國，十年在咸秦。泣盡卞和血，不逢一故人。今日舊友別，羞此漂泊身。離情吟詩處，麻衣掩淚頻。淚別各分袂，且及來年春。」鳳猶客長安，因夜夢侃，遂寄一書達壽春，首敘長安再相見，話幽抱之事。侃母得鳳書，泣謂附書之人曰：「侃死已三年矣。」卻至長安，告鳳，鳳垂泣歎曰：「我今日始悟侃別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。」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四四〉

鄭紹

商人鄭紹者，喪妻後，方欲再娶，行經華陰，止於逆旅。因悅華山之秀峭，乃自店南行，可數里，忽見青衣謂紹曰：「有人令傳意，欲暫邀君。」紹曰：「何人也？」青衣曰：「南宅皇尚書女也，適於宅內登台，望見君，遂令致意。」紹曰：「女未適人耶，何以止於此？」青衣曰：「女郎方自求佳婿。」故止此，紹詣之，俄及一大宅，又有侍婢數人出，命紹入，延之於館舍。逡巡，有一女子出，容質殊麗。年可初笄，從婢十餘，並衣錦繡，既相見，謂紹曰：「既遂披覿，當去形跡，冀稍從容。」紹唯唯隨之，復入一門，見珠箔銀屏，煥爛相照，閨闥之內，塊然無侶，紹乃問女：「是何皇尚書家？何得孤居如是耶？尊親焉在？喜耦為誰？雖荷寵招，幸祛疑抱。」女曰：「妾故皇公之幼女也，少喪二親，厭居城郭，故止此宅，方求自適。不意良人，惠然辱顧，既愜所願，何樂如之。」女乃命紹升榻，坐定，具酒肴，出妓樂，不覺向夕，女引一金罍獻紹曰：「妾求佳婿，已三年矣。今既遇君子，寧無自得，妾雖慚不稱，敢以金罍合巹，願求奉箕帚，可乎？」紹曰：「餘一商耳，多遊南北，惟利是求，豈敢與簪纓家為眷屬也？然遭逢顧遇，謹以為榮，但恐異日為門下之辱。」女乃再獻金罍，自彈箏以送之，紹聞曲音淒楚，感動於心，乃飲之交獻，誓為伉儷，女笑而起。時夜已久，左右侍婢，以紅燭籠前導成禮。至曙，女復於前閣，備芳醪美饌，與紹歡醉。經月餘，紹曰：「我當暫出，以緝理南北貨財。」女郎曰：「鴛鴦配對，未聞經月而便相離也。」紹不忍，後又經月餘，紹復言之曰：「我本商人也，泛江湖，涉道途，蓋是常也。雖深承戀戀，然若久不出行，亦吾心之所不樂者，願勿以此為嫌，當如期而至。」女以紹言切，乃許之，遂於家園張祖席，以送紹，乃橐囊就路，至明年春，紹復至此。但見紅花翠竹，流水青山，杳無人跡，紹乃號慟。經日而返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四五〉

孟氏

維揚萬貞者，大商也，多在於外，運易財寶，以為商。其妻孟氏者，先壽春之妓人也，

美容質，能歌舞，薄知書，稍有詞藻。孟氏獨遊於家園，四望而乃吟曰：「可惜春時節，依然獨自遊。無端兩行淚，長秖對花流。」吟詩罷，泣下數行。忽有一少年，容貌甚秀美，窣垣而入，笑謂孟氏曰：「何吟之大苦耶？」孟氏大驚曰：「君誰家子，何得遽至於此，而復輕言之也？」少年曰：「我性落魄，不自拘檢，唯愛高歌大醉，適聞吟詠之聲，不覺喜動於心，所以窣垣而至。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談，而我亦或可以強攀清調也。」孟氏曰：「欲吟詩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浮生如寄，年少幾何？繁花正妍，黃葉又墜。人間之恨，何啻千端，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。」孟氏曰：「妾有良人萬貞者，去家已數載矣，所恨當茲麗景，遠在他方。豈惟惋歎芳菲，固是傷嗟契闊，所以自吟拙句，蓋道幽懷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」少年曰：「我向聞雅詠，今睹麗容，固死命猶拚，且責言何害。」孟氏即命箋，續賦詩曰：「誰家少年兒，心中暗自欺。不道終不可，可即恐郎知。」少年得詩，乃報之曰：「神女得張碩，文君遇長卿。逢時兩相得，聊足慰多情。」自是孟氏遂私之，挈歸己舍，凡窣年。而夫自外至，孟氏憂且泣，少年曰：「勿爾，吾固知其不久也。」言訖，騰身而去，頃之方沒，竟不知其何怪也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四五〉

歐陽敏

陝州東三十里，本無旅舍，行客或薄暮至此，即有人遠迎安泊，及曉前進，往往有死者。楊州客歐陽敏，侵夜至，其鬼即為一老叟，迎歸舍，夜半後，叟詣客問鄉地，便以酒炙延待，客從容言及陰騭之事，叟甚有驚怍之色，客問怪之，乃問曰：「鬼神能侵害人乎？人能害鬼乎？」叟曰：「鬼神之事，人不知，何能害之？鬼神必不肯無故侵害人也，或侵害人者，恐是妖鬼也，猶人間之賊盜耳。若妖鬼之害人，偶聞於明神，必不容，亦不異賊盜之抵憲法也。」叟復深有憂色，客怪之甚，遂謂叟曰：「我若知妖鬼之所處，必訴於尊神，令盡剪除。」叟不覺起拜，叩頭而言曰：「我強鬼也，慮至曉，君子不容，今幸望哀恕。」仍獻一卷書與客曰：「此書預知帝王曆數，保惜保惜。」客受之，至曙，不辭而出，回顧乃一壞墳耳。其書是篆字，後客托人譯之，傳於世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五〇〉

牟穎

洛陽人牟穎，少年時，因醉，誤出郊野，夜半方醒，息於路傍，見一發露骸骨，穎甚傷念之，達曙，躬自掩埋。其夕，夢一少年，可二十已來，衣白練衣，仗一劍，拜穎曰：「我強寇耳，平生恣意殺害，作不平事，近與同輩爭，遂為所害，埋於路傍，久經風雨，

所以發露，蒙君復藏，我故來謝君。我生為凶勇人，死亦為凶勇鬼，若能容我棲托，但君每夜微奠祭我，我常應君指使。我既得托於君，不至饑渴，足得令君所求徇意也。」穎夢中許之，及覺，乃試設祭饗，暗以祀禱祈，夜又夢鬼曰：「我已托君矣，君每欲使我，即呼赤丁子一聲，輕言其事，我必應聲而至也。」穎遂每潛告，令竊盜，盜人之財物，無不應聲遂意，後致富有金寶。一日，穎見鄰家婦有美色，愛之，乃呼赤丁子令竊焉，鄰婦至夜半，忽自外窬垣而至，穎驚起款曲，問其所由來，婦曰：「我本無心，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，忽如夢覺，我亦不知何怪也，不知何計。」卻得還家，悲泣不已，穎甚閔之，潛留數日，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，至於告官。穎知之，乃與婦人詐謀，令婦人出別墅，卻自歸，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，今卻得回。婦人至家後，再每三夜或五夜，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，不至曉，即卻送歸，經一年，家人皆不覺。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，後因至切，問於穎曰：「若不白我，我必自發此事。」穎遂具述其實，鄰婦遂告於家人，共圖此患。家人乃密請一道流，潔淨作禁法以伺之，赤丁子方夜至其門，見符籙甚多，卻反，白於穎曰：「彼以正法拒我，但力微耳。與君力爭，當惡取此婦人，此來必須不放回也。」言訖復去。須臾，鄰家飄風驟起，一宅俱黑色，但是符籙禁法之物，一時如掃，復失婦人。至曙，其夫遂告官，同來穎宅擒捉，穎乃攜此婦人逃，不知所之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五二〉

姜修

姜修者，并州酒家也，性不拘檢，嗜酒，少有醒時，常喜與人對飲。并州人皆懼其淫於酒，或揖命，多避之，故修罕有交友。忽有一客，皂衣烏帽，身才三尺，腰闊數圍，造修求酒，修飲之甚喜，乃與促席酌，客笑而言曰：「我平生好酒，然每恨腹內酒不常滿。若腹滿，則既安且樂，若其不滿，我則甚無謂矣。君能容我久托跡乎？我嘗慕君高義，幸吾人有以待之。」修曰：「子能與我同好，真吾徒也，當無間耳。」遂相與席地飲酒，客飲近三石，不醉，修甚訝之，又且意其異人，起拜之，以問其鄉閭姓氏焉，復問何道能多飲邪，客曰：「吾姓成，名德器，其先多止郊野，偶造化之垂恩，使我效用於時耳。我今既老，復自得道，能飲酒，若滿腹，可五石也，滿則稍安。」修聞此語，復命酒飲之，俄至五石，客方酣醉，狂歌狂舞，自歎曰：「樂哉樂哉！」遂仆於地。修認極醉，令家僮扶於室內，至室客忽躍起，驚走而出，家人遂因逐之，見客誤抵一石，割然有聲，尋不見，至曉睹之，乃一多年酒甕，已破矣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七〇〉

王屋薪者

王屋山有老僧，常獨居一茅庵，朝夕持念，唯采藥苗及鬆實食之，每食後，恒必自尋溪澗以澡浴，數年在山中，人稍知之。忽一日，有道士衣敝衣，堅求老僧一宵宿止，老僧性僻，復惡其塵雜甚，不允，道士再三言曰：「佛與道不相疏，混沌已來，方知有佛，師今佛弟子，我今道弟子，何不見容一宵，陪清論耳？」老僧曰：「我佛弟子也，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。」道士曰：「夫道者，居億劫之前，而能生天生人生萬物，使有天地，有人，有萬物，則我之道也。億劫之前，人皆知而尊之，而師今不知，即非人也。」老僧曰：「我佛恒河沙劫，皆獨稱世尊，大庇眾生，恩普天地，又豈聞道能爭衡？我且述釋迦佛世尊，是國王之子，其始也，舍王位，入雪山，乘曩劫之功，證當今之果，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，故使外道邪魔，悉皆降伏，至於今日，就不聞之。爾之老君，是誰之子？何處修行？教跡之間，未聞有益，豈得與我佛同日而言？」道士曰：「老君降生於天，為此劫之道祖，始出於周，浮紫氣，乘白鹿，人孰不聞。至於三島之事，十州之景，三十六洞之神仙，二十四化之靈異。五尺童子，皆能知之，豈獨師以庸庸之見而敢蔑耶？若以爾佛，舍父窯城，受穿膝之苦，而與外道角勝，又安足道哉！以此言之，佛祇是群魔之中一強梁者耳，我天地人與萬物，本不賴爾佛而生，今無佛，必不損天地人之萬物也。千萬勿自言世尊，自言世尊，世必不尊之，無自稱尊耳。」老僧作色曰：「須耍此等人，設無此等，即頓空卻阿毗地獄矣。」道士大怒，伸臂而前，擬擊老僧，僧但合掌閉目。須臾，有一負薪者過，見而怪之，知老僧與道士爭佛道優劣，負薪者攘袂而嗬曰：「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養，處帝王之土而不臣，不耕而食，不蠶而衣，不但偷生於人間，復更以他佛道爭優劣耶。無居我山，撓亂我山居之人！」遂遽焚其茅庵，仗伐薪之斧，皆欲殺之，老僧驚走入地，化為一鐵錚，道士亦尋化一龜背骨，乃知其皆精怪耳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七〇〉

馬舉

馬舉鎮淮南日，有人攜一棋局獻之，皆飾以珠玉，舉與錢千萬而納焉。數日，忽失其所在，舉命求之，未得。而忽有一叟，策杖詣門，請見舉，多言兵法。舉遙坐以問之，叟曰：「方今正用兵之時也，公何不求兵機戰術，而將禦冠讎？若不如是，又何作鎮之為也！」公曰：「仆且治疲民，未暇於兵機戰法也。幸先生辱顧，其何以教之？」老叟曰：「夫兵法不可廢也，廢則亂生，亂生則民疲，而治則非所聞，曷若先以法而治兵，兵治而後將校精，將校精而後士卒勇。且夫將校者，在乎識虛盈，明向背，冒矢石，觸鋒刃也；士卒者，在乎赴湯蹈火，出死入生，不旋踵而一焉。今公既為列藩連帥，當有為帥之才，不可曠職也。」舉曰：「敢問為帥之事何如？」叟曰：「夫為帥也，必先取勝地，次對於敵軍，用一卒，必思之於生死，見一路，必察之於出入。至於衝關入劫，雖軍中

之餘事，亦不可忘也，仍有全小而舍大，急殺而屢逃，據其險地，張其疑兵，妙在急攻，不可持疑也。其或遲速未決，險易相懸，前進不能，差須求活，屢勝必敗，慎在欺敵，若深測此術，則為帥之道畢矣。」舉驚異之，謂叟曰：「先生何許人？何學之深耶？」叟曰：「餘南山木強之人也，自幼好奇尚異，人人多以為有韜玉含珠之譽〈譽原作舉。據明鈔本改〉，屢經戰爭，故盡識兵家之事。但乾坤之內，物無不衰，況假合之體，殊不堅牢，豈得更久耶？聊得晤言，一述兵家之要耳，幸明公稍留意焉。」因遽辭，公堅留，延於客館，至夜，令左右召之，見室內唯一棋局耳，乃是所失之者。公知其精怪，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，棋局忽躍起，墜地而碎，似不能變化。公甚驚異，乃令盡焚之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七一〉

張珽

咸通末年，張珽自徐之長安，至圃田東，時於大樹下，俄頃，有三書生繼來，環坐，珽因問之，一書生曰：「我李特也。」一曰：「我王象之也。」一曰：「我黃真也。」皆曰：「我三人俱自汴水來，欲一遊龍門山耳。」乃共閑論，其王象之曰：「我去年遊龍門山，經於是，路北一二里，有一子，亦儒流也，命我於家再宿而回，可同一謁之。」珽因亦同行，至路一二里，果見一宅，甚荒毀，既扣門，有一子儒服，自內而出，見象之頗喜，問象之曰：「彼三人者何人哉？」象之曰：「張珽秀才也，李特、黃真，即我同鄉之書生也。」其儒服子乃並揖入，升堂設酒饌，其所設甚陳故，儒服子謂象之曰：「黃家弟兄將大也。」象之曰：「若皇上修德好生，守帝王之道，下念黎庶，雖諸黃齒長，又將若何？」黃真遽起曰：「今日良會，正可盡歡，諸君何至亟預〈預原作頂。據明鈔本改〉人家事，波及我孫耶？」珽性素剛決，因大疑其俱非人也，乃問之曰：「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，又攜我至此，適見高論，我實疑之，黃家弟兄，竟是誰也？且君輩人也，非人也，我平生性不畏懼，但實言之。」象之笑曰：「黃氏將亂東夏，弟兄三人也。我三人皆精也，儒服子即鬼也。」珽乃問曰：「是何物之精也？是何鬼也？」象之曰：「我玉精也，黃真即金精也，李特即枯樹精也，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。我昔自此自化精，又去年復遇鄭適，今詣之，君是生人，當怯我輩，既君不怯，故聊得從容耳。」珽又問曰：「鄭秀才既與我同科，奚不語耶？」鄭適曰：「其適思得詩一首以贈。」詩曰：「昔為吟風嘯月人，今是吟風嘯月身。塚壞路邊吟嘯罷，安知今日又勞神。」珽覽詩愴然，歎曰：「人之死也，反不及物，物猶化精，人不復化。」象之輩三人，皆聞此歎，怒而出，適亦不留，珽乃拂衣，及至門外回顧，已見一壞塚。因逐三精，以所佩劍擊之，金玉精皆中劍而踣，唯枯樹精走疾，追擊不及，遂回，反見一故玉帶及一金杯在路傍，珽拾得之，長安貸之，了無別異焉矣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〇

一〉

化蝶樹

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，冬月雪中，忽花葉茂盛，及凋落結實，其子光明璨爛，如火之明焉，數日，皆化為紅蛺蝶飛去。至明年，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，此必前兆也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〇七〉

崔導

唐荊南有富人崔導者，家貧乏，偶種橘約千餘株，每歲大獲其利。忽一日，有一株化為一丈夫，長丈餘，求見崔導，導初怪之，不敢出，丈夫苦求之，導遂出見之，丈夫曰：「我前生欠君錢百萬，未償而死，我家人復自欺，君乃上訴於天，是以令我合門為橘，計傭於君，僅能滿耳。今上帝有命，哀我族屬，復我本形，兼我自省前事，止如再宿耳。君幸為我置一敝廬，我自耕鑿，以卒此生，君仍盡剪去橘樹，端居守常，則能自保。不能者，天降禍矣，何者？昔百萬之資，今已足矣。」導大驚，乃皆如其言，即為葺廬，且盡伐去橘樹。後五年而導卒，家復貧，其人亦不知所在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一五〉

賈秘

順宗時，書生賈秘自睢陽之長安，行至古洛城邊，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，自歌自舞，秘因詣之，數人忻然齊起，揖秘同席。秘既見七人皆儒服，俱有禮，乃問之曰：「觀數君子，士流也。」乃敢聚飲於野，四望無人，有一人言曰：「我輩七人，皆負濟世之才，而未用於時者，亦猶君之韜蘊，而方謀仕進也。我輩適偶會論之間，君忽辱臨，幸且共芳樽，惜美景，以古之興亡為警覺，以人間用舍為擬議，又何必涉綺閣，入龍舟，而方盡一醉也。」秘甚怪之，不覺肅然致敬，及歡笑久，而七人皆遁相目，若有所疑，乃問秘曰：「今既接高論，奚不一示君之芳猷，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？」秘乃起而言曰：「餘睢陽人也，少好讀書，頗識古者王霸之道。今聞皇上纂嗣大寶，開直言之路，欲一叩象闕，少伸愚誠，亦不敢取富貴，但一豁鄙懷耳。適見七君子高會，故來詣之，幸無遐棄可也。」其一人顧諸輩笑曰：「他人自道，必可無傷。吾屬斷之，行當敗缺。」其一人曰：「己雖勿言，人其舍我。」一人曰：「此君名秘，固當為我匿瑕矣。」乃笑謂秘曰：「吾輩是七樹精也，其一曰鬆，二曰柳，三曰槐，四曰桑，五曰棗，六曰栗，七曰樗。今各言其志，君幸聽而秘之。」其鬆精乃起而言曰：「我本處空山，非常材也。負

堅貞之節，雖霜淩雪犯，不能易其操。設若哲匠構大廈，揮斤斧，長短之木，各得其用，榱桷雖眾，而欠梁棟，我即必備棟樑之用也。我得其用，則永無傾危之患矣。」其次一人起言曰：「我之風流之名，聞於古今，但恨煬帝不回，無人見知，張緒效我，空耀載籍。所喜者，絮飛則才子詠詩，葉嫩則佳人學畫，柔勝剛強，且自保其性也。」其次者曰：「我受陽和之恩，為不材之木，大川無梁，人不我取，大廈無棟，人不我用。若非遭郢匠之斫，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，噫！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。」其次者言曰：「我平生好蠶，無辭吐飼，不異推食。蠶即繭，繭而絲，絲為紈綺，紈綺入貴族之用，設或貴族之流，見紈綺之美麗以念我，我又豈須大為梁棟，小為榱桷者也？」其次者曰：「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，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。不唯漢武帝號為束束，投我者足表赤心，我又奚慮不為人所知也？」其次曰：「我雖處蓬蒿，性實恬然，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。倘人主立宗廟，虔祀饗，而法古以用我，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栗也。」其次曰：「我與眾何殊也，天亦覆我，地亦載我，春即榮，秋即落，近世人以我為不材，我實常懷憤惋。我不處澗底，怎見我有淩雲之勢，我不在宇下，焉知我是構廈之材？驥不騁即駑馬也，玉不剖即頑石也，固不必鬆即可構廈淩雲，我即不可構廈淩雲，此所謂信一人之言，大喪其真矣。我所以慕隱淪之輩，且韜藏其跡。我若逢陶侃之一見，即又用之有餘也。」言訖，復自歌自舞。秘聞其言，大怖，坐不安席，遽起辭之，七人乃共勸酒一杯，謂秘曰：「天地間人與萬物，皆不可測，慎勿輕之。」秘飲訖，謝之而去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一五〉

汾水老姥

汾水邊有一老姥，獲一赬鯉，顏色異常，不與眾魚同，既攜歸，老姥憐惜，且奇之，鑿一小池，汲水養之。經月餘後，忽見雲霧興起，其赬鯉騰躍，逡巡之間，乃漸升霄漢，其水池即竭，至夜，又復來如故。人見之者甚驚訝，以為妖怪，老姥恐為禍，頗追悔焉，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：「我本惜爾命，容爾生，反欲禍我耶！」言才絕，其赬鯉躍起，雲從風至，即入汾水，唯空中遺下一珠，如彈丸，光晶射人，其老姥得之，眾人不敢取。後五年，老姥長子患風，病漸篤，醫莫能療，老姥甚傷，忽意取是珠，以召良醫，其珠忽化為一丸丹，老姥曰：「此赬鯉遺我，以救我子，答我之惠也。」遂與子服之，其病尋愈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二四〉

楊真

鄴中居人楊真者，家富，平生癖好畫虎，家由甚多畫虎，每坐臥，必欲見之。後至老年，

盡令家人毀去所畫之虎，至年九十忽臥疾，召兒孫謂之曰：「我平生不合癖好畫虎，我好之時，見畫虎則喜，不見則不樂。我每夢中多與群虎遊，我不欲言於兒孫輩，至晚年尤甚，至於縱步遊賞之處，往往見虎，及問同遊人，又不見，我方恐懼，尋乃盡毀去所畫之虎。今臥疾後，又夢化身為虎兒，又夢覺既久，而方復人身。我死之後，恐必化為虎，兒孫輩遇虎，慎勿殺之。」其夕卒，家方謀葬，其屍忽化為虎，跳躍而出，其一子逐出觀之，其虎回趕其子，食之而去。數日，忽家人夜夢真歸謂家人曰：「我已為虎，甚是安健，但離家時，便得一人食之，至今猶不饑。」至曙，家之人疑不識其子而食之，述於鄰裏，有識者曰：「今為人，即識之父子，既化虎，又何記為人之父也？夫人與獸，豈不殊耶！若為虎尚記前生之事，人奚必記前生之事也！人尚不記前生，足知獸不靈於人也。」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三〇〉

趙倜

荊州有一商賈，姓趙名倜，多南泛江湖，忽經歲餘未歸。有一人先至其家，報趙倜妻云：「趙倜物貨俱沒於湖中，倜僅免一死，甚貧乏，在路即當至矣。」其妻驚哭不已。後三日，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，來及門外大哭，其妻遽引入家內，詢問其故，安存經百餘日，欲再商販，謂趙倜妻曰：「我慣為商在外，在家不樂，我心無聊，勿以我不顧戀爾，當容我卻出，投交友。」俄而倜輦物貨自遠而至，及入門，其妻反乃驚疑走出，以投鄰家，其趙倜良久問其故，知其事，遂令人喚其人。其人至，既見趙倜，奔突南走，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，直入南山，其人回顧，謂倜曰：「我通靈虎也，勿逐我，我必傷爾輩。」遂躍身化為一赤色虎，叫吼而去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三一〉

周義

周義者，鄭人也，性倜儻，好急人之患難。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來，衣故錦衣，策杖而詣周義，謂義曰：「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，偶出獵於郊，即獲兔後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，與所乘馬，皆無故而死。我亦有一流矢，不知自何至，傷我右足，我是以不敢返歸，恐少年家父母不舍我。今聞君急人之患難，故特來投君，幸且容我，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。」義遂藏之於家，經百餘日，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，乃夜與少年對酌，問之曰：「君子始投我，言是使君之子，因出獵有死傷，不敢返歸，今何不傳聞此事。我疑君子，君子必以實告我，我必無貳。」少年沉吟移時，方起拜而言曰：「我始設此異詞者，蓋欲憫念納我，今若必問我，我實不敢更設詐也。君當不移急人之心，我即以實告君。」義曰：「我終無貳，但言之。」少年曰：「我孟州境內虎也，傷人多矣，刺史

發州兵搜求我，欲殺我，聞君廣義，因變形質以投君。君憐恤我，待之如賓，但我已誓報君之惠不忘。今夜既言，誠實事也，我不可住。」遂叫吼數聲，化為一虎走去。後月餘，夜有一少年窬垣入義家，拋下一金枕，高聲告周義：「我是昔受恩人也，今將此枕，答君之惠。」言訖，復化為一虎去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三一〉

於遠

鄴中富人於遠者，性奢逸而復好良馬，居第華麗，服玩鮮潔，擬於公侯之家也。常養良馬數十匹，忽一日，有人市中鬻一良馬，奇毛異骨，人爭觀之，遠聞之，酬以百金。及馬至廄中，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，遠問之曰：「馬者駿逸也，豪俠少年好之，宜哉！老姥奚觀？」老姥曰：「我失一良馬，十年遊天下，訪之不得。每遇良馬，必永日觀之，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。何阻一觀，不以為惠。」遠因延入從容，出其馬以示之，老姥一見其馬，因怒變色，回觀遠而言曰：「我馬也。」遠曰：「老姥之馬，奚人賣？昔日何得之，何失之？」老姥曰：「為我昔日遇北邙山神為物傷目，化身以求我，我以名藥療之，目愈，遂以此馬賜我。我得此馬，唯不乘之上天，乘之遊四海之外，八荒之內，隻如百里也。我常乘東過扶桑，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，及夜，至西竺國，忽失此馬。我自失此馬已來，十年不息，遍天下，皆不知我訪此馬也。去年今日，流沙見一小兒，言有一異馬如飛，倏然東去矣。我既知自東方，疑此馬在中華，必有常人收得此馬者，我故不遠萬里而來此，今果得之。我今當還君百金，馬須還我。」遠性癖好良馬，又聞此馬之異，深吝惜之，乃拜老姥，乞且暫留，以玩賞數日，老姥怒曰：「君若留此馬，必有禍發。」遠因亦怒老姥之極言，遂令家僮十餘人，共守此馬，遣出老姥。其家果火，盡焚其宅財寶，遠仍見姥入宅，自躍上此馬而滅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三六〉

張全

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，甚保惜之，唯自乘跨，張全左右皆不敢輕跨，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。忽一日，其馬化為一婦人，美麗奇絕，立於廄中，左右遽白張公，張公乃親至察視，其婦人前拜而言曰：「妾本是燕中婦人，因癖好駿馬，每睹之，必歎美其駿逸，後數年，忽自醉倒，俄化成駿馬一匹，遂奔躍出，隨意南走，近將千里，被一人收之，以至於君廄中，幸君保惜，今偶自追恨為一畜，淚下入地，被地神上奏於帝，遂有命再還舊質，思往事如夢覺。」張公大驚異之，安存於家。經十餘載，其婦人忽爾求還鄉，張公未允之間，婦人仰天，號叫自撲，身忽卻化為駿馬，奔突而出，不知所之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三六〉

李審言

萬壽年中，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，須與羊同食，家人無以止，求醫不效。後忽西走，近將百里，路傍遇群羊，遽走入其內，逐之者方至，審言已作為一大羊，於眾中不能辨認。及家人齊至，泣而擇之，其一大羊，乃自語曰：「將我歸，慎勿殺我，我為羊快樂，人何以比。」遂將歸飼養，以終天年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三九〉

逆旅道士

唐萬歲元年，長安道中有群寇晝伏夜動，行客往往遭殺害，至明旦，略無蹤由，人甚畏懼，不敢晨發，及暮，至旅次。後有一道士宿於逆旅，聞此事，乃謂眾曰：「此必不是人，當是怪耳。」深夜後，遂自於道旁持一古鏡，潛伺之，俄有一隊少年至，兵甲完具，齊啁責道士曰：「道旁何人，何不顧生命也？」道士以鏡照之，其少年棄兵甲奔走，道士逐之，仍誦咒語，約五七里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。道士守之至曙，卻復逆旅，召眾以發掘，有大鼠百餘走出，乃盡殺之，其患乃絕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四〇〉

朱仁

朱仁者，世居嵩山下，耕耘為業。後仁忽失一幼子，年方五歲，求尋十餘年，終不知存亡。後一日，有僧經遊，造其門，攜一弟子，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。仁遂延僧於內，設供養，良久問僧曰：「師此弟子，觀其儀貌，稍是餘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。」僧驚起問仁曰：「僧住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，十年前，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，我問其故，此弟子方孩幼，迷其蹤由，不甚明，僧因養育之，及與落發。今聰悟無敵，僧常疑是一聖人也，君子乎，試自熟驗察之。」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，其母言：「我子背上有一黶記。」逡巡驗得，實是親子，父母家屬，一齊號哭，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，父母安存養育，倍於常子。此子每至夜，即失所在，曉卻至家，如此二三年。父母以為作盜，伺而窺之，見子每至夜，化為一大鼠走出，及曉卻來。父母問之，此子不語，多時對曰：「我非君子也，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。既見我形，我不復至矣。」其父母疑惑間，其夜化鼠走去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四〇〉

嵩山老僧

嵩山內有一老僧，結茅居薜蘿間，修持不出，忽見一小兒獨參禮，懇求為弟子，僧但誦經不顧，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，僧乃問之曰：「此深山內，人跡甚稀，小兒因何至？又因何求為弟子？」小兒曰：「本居山前，父母皆喪，幼失所依，必是前不修善果所致，今是以發願，舍離塵俗，來求我師，實欲修來世福業也。」僧曰：「能如是耶，其奈僧家寂寞，不同於俗人，志願雖嘉，能從道，心惟一乎？」小兒曰：「若心與言違，皇天后土，自不容耳，不惟我師不容也。」僧察其敏悟，知有善緣，遂與落發。小兒為弟子後，精進勤劬，罕有倫等，或演法於僧，僧不能對，或問道於僧，僧不能折。老僧深重之，以為聖賢也。後數年，時在素秋，萬木凋落，涼風悲起，溪穀淒清，忽慨然四望，朗吟曰：「我本長生深山內，更何入他不二門。爭如訪取舊時伴，休更朝夕勞神鬼。」吟訖，復長嘯，良久，有一群鹿過，小兒躍然，脫僧衣，化一鹿，跳躍隨群而去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四三〉

王祜

岐州西二十里王祜者，豪富之家也，第宅華麗擬於貴顯，常開館舍，以待往來，至於珍饌芳醪，雖有千人詣之，曾不缺乏。忽一日，有一道士謁祜，自稱華山道士學真，攜一張琴，負一壺藥，來求寄泊。祜性且好道，既問之，忻然出迎，延於深院，敬待倍常，道士問祜曰：「君如是富，足敵侯伯之樂也，福則福矣，其如不賢。」祜笑而起拜，道士曰：「君設食於門下，以俟賢俊耶？以待餓者而飼之耶？若以待餓，方今天下安樂，餘糧棲畝，人無乏絕，又何飼之，若以俟賢俊，則不聞君延一賢，揖一俊，足以知君自不賢耳。無訝我言，我恐君有憑癡之名，喧嘩於人口，故以此直言以悟君，亦緣感君倍常敬仰我也。」祜遂慨然動容，再拜之，道士又曰：「我聞人之好樂，必有其師；事縱橫者，實存遊說之志；讀孫吳者，那無爭戰之心哉。某手攜一張琴，負一壺藥者，豈獨欲勞頓也？抑有旨耳！攜琴者，我知琴有古風。欲人知我好古，又欲化人還淳樸，省澆浮也。負藥壺者，我知人之多病，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。我琴非止自化也，化人也，我藥非止痊自病也，痊人病也。噫！君之富濟於人，與夫家累千金，剝割人者則殊，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，則怍矣，必以賢愚有別，慎保身名，無反招謗耳。」祜復再拜，道士乃命酒自酌。才曙，遽辭而去。祜令人潛偵之，見道士化一大鹿，西走不知所之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四三〉

楚江漁者

楚江邊有一漁者，結茅臨流，唯一草衣小舟綸竿而已，別無所有。時以魚換酒，輒自狂

歌醉舞，人雖笑之，略無慚色，亦不言其姓氏，識者皆以為漁之隱者。或有問之曰：「君之漁，隱人之漁耶？漁人之漁耶？」漁者曰：「昔姜子牙之漁，嚴子陵之漁，書於青史，皆以為隱人之漁也，殊不知不釣其魚，釣其名耳。隱人之漁高尚乎？漁人之漁高尚乎？若以漁人之漁，但有明月，風和浪靜，得魚供庖宰，一身足，餘則易酒獨醉，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。」問者深歎伏之。忽一日，有一人挈一小猿經於此，其漁者見之，悲號不止，其小猿亦不肯前去，似有愴戀之情。其人甚怪，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：「是余前年中所失者，是一山僧付與，幸垂憫察以見賜，庶餘不負山僧之義。」其人驚念，遂特賜之。漁者常恩養是小猿，經一載，忽告漁人輩曰：「我自於南山中有族屬，今日辭爾輩歸之。」遂跳躍化為一老猿，攜其小猿奔走，不知所之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四六〉

焦封

前浚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，開元初，客遊於蜀，朝夕與蜀中富人飲博。忽一日侵夜，獨乘騎歸，逢一青衣，如舊相識，馬前傳語邀封，封方酒酣，遂笑而從之，心亦疑是誤相邀。俄至一甲第，屋宇崢嶸，既堅請入，封乃下馬入之，須臾，有十餘婢仆至，並衣以羅紈，飾之珠翠，皆美麗其容質，此女仆齊稱夫人欲披揖，封驚疑未已。有花燭兩行前引，見大扇擁蔽一女子，年約十七八，殊常儀貌，遂令開扇，引封前，拜揖於堂而坐。前後設瓊漿玉饌，奏以女樂，乃勸金樽於封，夫人索紅箋，寫詩一首以贈，詩曰：「妾失鴛鴦伴，君方萍梗遊。小年歡醉後，隻恐苦相留。」封捧詩披閱，沉吟良久，方飲盡。遂復酌金樽，仍酬以一絕，詩曰：「心常名宦外，終不恥狂遊。誤入桃源裏，仙家爭肯留。」夫人覽詩，笑而言曰：「誰教他誤入來，要不留，亦不得也。」封亦笑而答曰：「卻恐不留，誰怕留千年萬年。」夫人甚喜動顏色，乃徐起，佯醉歸帳，命封伸伉儷之情。至曙，復開綺席，歌樂嘹亮，又與封共醉，仍謂之曰：「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，少適王茂，王茂客長安死，妾今寡居，幸見托於君子。無以妾自媒為過，當念卓王孫家，文君慕相如，曾若此也。」封復聞是語，轉深眷戀，不出經月餘，忽自獨行而語曰：「我本讀詩書，為名宦，今日名與宦俱未稱心，而沉迷於酒色，月餘不出，非丈夫也。」侍婢聞者，告於夫人，夫人謂封曰：「妾是簪纓家女，君是宦途中人，與君匹偶，亦不相虧耳。至於卻欲以名宦榮身，足得詣金闕謁明主也，妾爭敢固留君身，抑君顯達乎？何傷歎若是。」封曰：「幸夫人念我，無使我虛老蜀城。」夫人遂以金寶送目入關，及臨歧泣別，仍贈玉環一枚，謂封曰：「可珍重藏之，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。」復吟詩一首以送，詩曰：「鵲橋織女會，也是不多時。今日送君處，羞言連理枝。」封覽詩，受玉環，愴情尤甚，不覺沾灑，留詩別曰：「但保同心結，無勞織錦詩。蘇秦求富

貴，自有一回時。」夫人見詩，悲哽良久，復勸金爵而別。封雖已發誌，回京洛為名宦，亦常悵恨，別是佳麗，方登閣道，見險巇，深所鬱鬱。忽回顧，遙見夫人奔逐，遂驚異以伺之，遽至封前，悲泣不已，謂封曰：「我不忍與君離，因潛奔趕君，不謂今日復睹君之容，幸挈我之京輦。」封疑訝，復且喜，遂相攜達前旅次。至昏黑，有十餘猩猩來，其妻奔出見之，喜躍倍常，乃顧謂封曰：「君亦不顧我東去，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，願自保愛。」言訖，化為一猩猩，與同伴相逐而走，不知所之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四六〉

王真妻

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，燕中富人之女也，美容貌。少適王真，洎隨之任，近半年，忽有一少年，每伺真出，即輒至趙氏寢室，既頻往來，因戲誘趙氏私之。忽一日，王真自外入，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，飲酌歡笑，甚大驚訝。趙氏不覺自仆氣絕，其少年化一大蛇，奔突而去，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，俄而趙氏亦化一蛇，奔突俱去。王真遂逐之，見隨前出者俱入華山，久之不見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五六〉

僧法志

台山僧法志遊至淮陰，見一漁者堅禮而命焉，法誌隨至草庵中，漁者設食甚謹，法誌頗怪，因問曰：「弟子以漁為業，自是造罪之人，何見僧如此敬禮？」答曰：「我昔於會稽山遇雲遠上人為眾講法，暫曾隨喜，得悟聖教，邇來見僧，即歡喜無量。」僧異之，勸令改業。」漁者曰：「我雖聞善道，而滯於罟網，亦猶和尚為僧，未能以戒律為事，其罪一也，又何疑焉！」僧慚而退，回顧，見漁者化為大黿，入淮，亦失草庵所在。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七〇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